



# 大师经典冠以言情书名 是创新还是恶俗？ 少做面子工程 打磨内容是关键

最近，胡适、沈从文、鲁迅等老一辈文人突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。人们都在讨论，这些老前辈会不会生气。因为有出版商给他们出了散文集，却剑走偏锋，取了一些颇为风花雪月的书名。书名之争再次成为焦点。书名是直白一点好，还是风花雪月一点好？是长一点好，还是短一点好？这都是众说纷纭。

青年报记者 郦亮

## 胡适 沈从文 鲁迅会不会生气？

事情是这样的：有出版社推出了一套“民国大师经典书系”，一批人们所熟知的文学家都在这个书系里。这些名家名作本来就是经典，几十年来不知被出版了多少次，如若不是那些书名，恐怕也不会引起多大的关注。

书名确实是有一点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比如鲁迅的散文集被取名为《风弹琵琶，凋零了半城烟沙》；胡适的散文集叫《此去经年，只许我一纸繁华》；沈从文则叫《一指流沙，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》。最有意思的是张恨水，出版商给他的散文集取名《烟雨纷繁，负你一世红颜》。整个系列有几本名家散文集，书名基本上都是这种腔调。

这套“民国大师经典书系”推出已经有一些时日了，最近被人重新翻出来，依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很多读者认为，这些文学大师学识渊博，对文字相当讲究，却没有想到在去世后这么多年，还要被人冠以这样一个风花雪月，言情小说味极浓的标题。这些文学大师如果地下有知，也会从坟里气得跳出来。

细细来看这些书名，虽然是夸张了一点，但意思却似乎也没有那么离奇。比如沈从文的散文，多半是回忆，取名“握不住的那段年华”也还不算离谱。“鸳鸯蝴蝶派”的张恨水，写了一辈子的情感纠葛，说“负你一世红颜”也不算离谱。所以如果文学大师地下有知，乍一看这些标题，恐怕会很吃惊，但是说他们会很生气，会从“坟里气得跳出来”，那倒也不至于。

## 书名的“长短之争”愈演愈烈

对于这一场书名风波，虽然指责的人不少，但也有为之辩护的声音。评论人张立美认为，不管是使用经典著作的原书名，还是按照当下流行的网络语言，给经典著作包装上一个书名，两者在内容上并没有区别，书还是这本书，只是换了一个书名，仅此而已，并没有伤害到经典著作的内容、内涵。“事实上经典著作经过书名包装之后，迎合了当下年轻读者口味，有助于吸引年轻读者购买、翻看、阅读，这对于很多无人问津的经典著作来说，未尝不是一种拯救。”

也有出版界人士私下对青年报记者说，过去许多名家名作的书名，放在今天未必会畅销。比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字面上看就是“临界边界的小城”，太短，能够给读者的信息太少，仅凭书名来说吸引读者的可能性

不大。

话虽这么说，但是这几年有关书名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最有名的就是书名的“长短之争”。最近著名女作家孙未推出了四本散文集，《如果爱，何必去想以前和将来》、《我的双足渴望远方》、《早起的鸟儿有子弹吃》、《放弃自己的一百零一种方法》全部是长书名。孙未显然是认可这些书名的，因为她认为这些书名符合当下读者的审美，能够让人记得住。

出版社对于图书书名经历了一个从短到长的过程。2003年作家叶兆言写了一本书《我的心多么顽固》（总共才8个字，比现在的长书名短多了），却遭到出版社“抵抗”，甚至有一段时间相持不下。但是差不多从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这些网络小说开始，长书名似乎占据了上风。

## 书名仅是面子 内容才是里子

现在出版商之所以在书名上大费周章，其目的就是想将书名作为一种营销手段，吸引读者来买书。当然，这种方法在前几年很有用，但是现在却似乎不那么管用了。有一本关于淘汰哲学、逻辑推理、信仰、禁忌底线、道德标准、艺术、自由等多个话题的引进版图书，被中国出版商改名为《你以为你以为是的吗？》（这个书名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是却足够吸引人）。

还有一本美剧《生活大爆炸》编剧兼执行制片人卡普兰所写的新书，原名叫“Does Santa Exist?”（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吗？），到了中国出版商手里就变成了《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》。（既然无法描述，为什么还要取这个名字呢？）这两本书就内容来看，本来都是

很好的书，但是最后都被那些古怪做作的书名拖累了，销量都很平平。

一位书店负责人告诉记者，这种花哨的书名刚出现时，确实一度吸引了眼球，但随着近几年书名越来越怪，越来越言不及义，人们的好奇心很快被消费光了，不再为这种哗众取宠买单。

说到底，书名仅是面子，内容才是里子。书名起得再花心思，再花哨，内容很一般，最后还是得不到读者的欣赏。但是现在社会上几年前流行的“面子工程”显然很深入地影响着出版界。过去出版社编辑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把关稿件，他们往往要和作者用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反复打磨稿件，力图精益求精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有的编辑将给作品取一个所谓的好书名作为自己最

什么《那些曾让你哭过的事，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》、《彬彬有礼地离开吧，不要和地球人谈恋爱》、《将来的你，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》，如果书名少于10个字似乎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出版。

对于“书名是长好还是短好”这个问题，业内还是争论不休。不过评论人郭庆红有自己的看法，她对青年报记者说，不应该以是否直白，是否风花雪月，以及长短来评判一个书名的好坏，这是没有意义的。就像五言绝句很短，长篇散文很长，但都有佳作亮相。郭庆红认为，像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这样的长书名是一个好名字，因为这符合当下读者的审美。而鲁迅的小说集《彷徨》也很经典，因为《彷徨》这个名字直击当时国民的要害。

重要的任务，往往从刚接手一部作品就开始绞尽脑汁，反而把打磨内容放到了次位。这是很显然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做法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打磨内容毕竟比取一个书名要费力得多，把精力都放在取书名上，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，体现了人心的浮躁。

一个最有力的事实是，出版界在经过了几年的“造名运动”之后，除了给读者留下一大堆花哨的记也记不住的书名之外，到底还留下了多少真正的阅读经典？事实上，很多现在看来可能会成为经典的新读物，书名往往很朴素，没有太多的装饰痕迹。所以，出版商对于书名的关注应该稍微淡化一些，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。